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

全传

成思远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赵光义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

第一章	继位之谜	(1)
第二章	翦除威胁	(20)
第三章	完成统一	(47)
第四章	对辽作战	(66)



第一章 继位之谜

开宝九年十月壬子日。

这天内朝小起居过后，赵匡胤的目光忽然落在使相高怀德身上，不禁想起两年前在高怀德府邸听琴的往事。这才记得他还答应过高怀德：待取得江南，便可以从小周后处，高为怀德谋取唐曲《霓裳羽衣》。如今江南国灭亡了一年了，李后主、小周后早成为大宋臣虏，却忘了为高怀德取《霓裳羽衣》曲；虽言日理万机，记不得许多小事，但此事是不该忘却的。当下便向高怀德建议：今朝要到李后主府第，取《霓裳羽衣》去。

高怀德听了，自然满心喜悦，想了想又求皇帝恩准，让冯吉与何常道士一起伴驾同行，这两人是乐痴，如果错过聆听小周后演奏《霓裳羽衣》的机会，他们会遗憾一生的。

赵匡胤颌首恩准。高怀德连忙命随从即速驰回府中，知会冯、何二人直接到李后主府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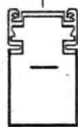
赵匡胤想起花蕊夫人也酷爱音乐，便携她同往。

于是，赵匡胤与花蕊夫人同坐帝辇，出发了；高怀德独坐安车，紧紧相随；最后是骑着瘦马的郭忠恕，近来皇帝出巡非他伴驾不可，这是他的命运。

不消说，两厢自有杨义的禁军护卫。不知怎地，杨义主仆的脸色很不好看，近来的神情日益凝重。

车驾沿着御街南行，不久便出了外城的南大门南熏门，然后便折向东方，沿外城墙大道直驶。

李煜的府第在汴京城外东南方。





李煜、小周后闻讯早已跪迎门外。李煜归宋以后，为右千牛卫上将军，封“违命侯”，小周后封“郑国夫人”。这时，冯吉、何常道士也跪在一边，他们是“捷足先跪”。

花蕊夫人一下车便碎步上前扶起了小周后，说道：

“周妹妹快快请起！”说罢回眸朝匡胤一笑，说：“皇上，妾与郑国夫人姊妹相称，你不见怪吧？”

年初明德门献俘，后数日的封赠谢恩，赵匡胤都来不及细看这个江南的美人小周后，如今仔细看来，她与花蕊夫人虽然年龄有差，但无疑都是绝世美人。想到此，便随口应道：

“是啊，是啊，你们理应姊妹相称！”

“姊姊是——？”小周后迟疑地发问。

“我……”花蕊夫人一笑，不说了。

“她是花蕊夫人！”高怀德说。

小周后闻之一震，但她终不明白自己为何震动了，也不明白这可能就是一种不祥的预感。花蕊夫人就是她的命运！若干年后，李煜夫妇便步了孟昶夫妇的后尘。

高怀德失去权势之后，为人谦恭多了，他不愿以势压人，强取人家的《霓裳羽衣》，所以茶饮过后，便主动说是登门献艺请求郑国夫人指点。于是，自己便先演奏了《孤猿吟》，然后又让何常道士演奏《叶下鸣蝉》……

郭忠恕缀在末席，他不懂音律，便兀自打坐做起吐纳功夫。过了一阵，他突然嚷道：

“谋杀！这是谋杀！”

他这一嚷，举座皆惊，大家都怪怪地望着郭忠恕，郭忠恕冲着何常道士说：

“一场可怕的谋杀正在进行，你这拉的是什么曲子？”

“《叶下鸣蝉》。”何常漠然言之：“君见螳螂捕蝉了吧？”

“难怪！难怪！”郭忠恕叹道。

“真是神乎其技！”小周后也不禁赞叹。

这时高怀德觉得机会来了，便顺势言道：



“倾闻郑国夫人的《霓裳羽衣》之曲，为当今天下一绝，莫知能赐教一二否？”

小周后这才明白众人的来意，便道：

“今天子车驾临幸，高太尉又当场示范，贱妾自当献丑续貂！”

她说罢，从室中抱出古琴，调试了一会，便专心致意地奏起了《霓裳羽衣》之曲。

李煜也精通音律，听了爱妻的雅奏，便觉前两人的演奏又逊了一筹。他们少的是什么？气韵而已！这时，他不禁望了望花蕊夫人，又凝视一下沉入琴韵之中的小周后，蓦然感慨万千。人们都道是：文明战胜野蛮，先进打败落后，这真是颠倒是非，混淆黑白。从眼前情景而论，则恰恰相反！分明是：野蛮战胜文明，落后击败先进了！他颇读书史，一下子便想到了秦吞六国，刘渊的匈奴人灭了西晋，以及鲜卑人雄踞北方，直至近数十年契丹人、沙陀人的所向无敌……这是天欲灭人类吗？

小周后奏罢《霓裳羽衣》之曲，举座击掌。高怀德自然顺势求赐曲谱，小周后也道录后自当派人奉送太尉府中。

时屋外天寒地冻，厅中则是炉火熊熊，温暖如春。郭忠恕叹道：

“此时宋州百姓如何过的？”

“宋州百姓怎么啦？”赵匡胤讶异问。

“数月前宋州大风，坏民屋五千间，今天寒地冻，百姓又无家可归……”

“如此大事宰相为何不报？”赵匡胤惊叹。

“还有更大的事不报呢！”郭忠恕也叹道。

赵匡胤的情绪一落千丈。

郭忠恕环顾周遭，见今日晋王的人都不在场，便为拯救赵匡胤的性命作最后一次努力。他起身来到赵匡胤的身旁，低声将越国夫人临死前，到开宝寺罗汉院向韩微的画像谢罪的场面，细细复述了一遍。那场面证实了越国夫人是被晋王害死的，而晋王行此“金蝉脱壳”之计，则又印证了他谋害王、韩之主谋的真面目。



赵匡胤听罢反问道：

“你又如何知道这些？”

“时值暑天，臣正醉倒罗汉座下纳凉！”

这个音乐会不欢而散。

当车驾回到宫城南正门明德门时，赵匡胤扶花蕊夫人下了御辇，并交代驾车的太监：你去晋王府，告诉晋王，今晚酉时过后，到万岁殿见朕！

他的话很决绝，这次见面非比寻常！

但郭忠恕忽略了花蕊夫人，赵匡胤也不了解身边的爱宠。有时一个小小的疏忽，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。

大铜炉里的火烧得正旺，铜炉里头的炭是上等的炭，它是用硬木烧制而成的，没有烟，火很旺，也很耐烧。那铜炉径三尺，是特大的铜炉，烘得万岁殿温暖如春。

花蕊夫人穿著半坦胸的绣襦、曳地锦裙，手端一铜盘的板栗，袅袅娜娜地走近铜炉，朝坐在炉边的赵匡胤送一个秋波，微笑着：

“今晚要请皇上吃西川板栗，不知皇上肯不肯赏脸？”

“爱卿的西川风味一定甚佳，能不领情吗？”

“那就谢谢皇上了。”花蕊夫人说完又是一笑。

这时，两个宫女近来点燃宫灯，然后立在一旁，听候使唤。

花蕊夫人捡了几个板栗放在炉炭当中烧烤，然后回头对宫女说：

“今晚没你们的事，我要亲自侍候皇上。”

两个宫女退了出去，花蕊夫人手拿一双铁筷子，不住翻动炉中的板栗，她全神贯注，生怕板栗给烤焦了，口中喃喃道：

“这板栗一烧焦就不好吃了。”

突然，“叭”的一声，一颗板栗爆开了。花蕊夫人小心翼翼地用铁筷子夹了上来，然后细心地剥去了外壳，用纤指捏着板栗的鲜肉在赵匡胤面前晃了一晃，半玩笑地说：

“请皇上张开尊口。”

赵匡胤很听话地张开嘴，花蕊夫人将板栗放了进去，同时心



里头想：今晚我要好好地侍候你，送你上西天。但嘴里却笑着问：

“西川风味如何？”

赵匡胤憨憨地笑了起来，说：

“和爱卿一样好。”

这时，炉中的板栗又爆开了一个，火星溅了开来，把赵匡胤的胡须烧断了几根。花蕊夫人连忙跪了下去，口称死罪。赵匡胤不在意地扶了一把花蕊夫人，哈哈大笑：这算什么死罪呢，其实皇帝也是平常人做的，断了两根胡须算什么，怎能以此定人死罪，何况这又不是你的事。花蕊夫人这才在赵匡胤的搀扶下站了起来。

她又剥开一个板栗，填进赵匡胤的嘴中，然后又往炉里再添板栗。这样，花蕊夫人不住地剥，赵匡胤两眼微闭，连续地吃了几十粒。

花蕊夫人照料愈来愈细心，她心里想：只有让他多吃板栗，才会口渴，这样，等下送来的八宝汤茶，就不愁他不喝了。

这时，御厨房里刚煮好了八宝汤茶，在御厨监的监督下，厨子当场尝了汤茶。一个宫女这才把汤茶端走。

她不直接送去万岁殿，按皇后的旨令，必须把汤茶送到干宁殿，让皇后亲自过目。

干宁殿是皇后的寝殿，皇上每回驾幸，便来干宁殿。但干宁殿的前面还有一个万岁殿，皇帝如果没有到干宁殿，便在万岁殿过夜，让别的宫妃伴驾。

近来，皇帝总在万岁殿过夜，宋皇后还知道最常伴驾的是花蕊夫人，这使她心里很难过。她一直指望有一个亲生的儿子，但皇帝不能体谅她的心意，一种哀怨之情油然而生。不过，她依然是最关心皇帝的人，她已经预感到宫中有一个大阴谋正在酝酿，而且是与皇弟赵光义有关，所以，她对皇帝的饮食便特别留神，还特地立下了严密的规章制度。

这时，宫女已将八宝汤端到她的面前，以备用的汤匙尝了一口给她看。

宋皇后放心地点点头，然后将一个宫女留下，让自己身边的



另一宫女陪她送汤到万岁殿。身边的宫女奉命陪送，便脱下了拖鞋，换上鞋子。而端汤的宫女已经走出了殿外。这时，一个声音突然唤道：

“荷花！”

这声音很威严，也很熟悉，那是入内都知兼武德使王继恩。那端汤的宫女一愣，赶紧回头看那发话的人，这时，忽然感到有一阵风从身边掠过，有一个暗影擦身而过，但她依然还是望着王继恩。王继恩迎上前说：

“荷花，你忙什么呢？哦，这是给皇上送八宝汤茶啦？对对对，天气很冷，应该让皇上暖暖身子，你要很好地照应皇上。”

这时，皇后身边的宫女也赶出来，王继恩又对两个宫女说：

“你们路上要小心，这汤茶不能让旁人靠近，去吧。”

两名宫女点点头，走了。其实，这时毒药已经被人放进去了，就在那宫女回顾王继恩的一刹那，身边掠过的一阵风便是了。

那一阵风其实不是风，而是窦神宝擦身过去。大内的太监人人都有一手绝艺，而窦神宝却以轻功技压群伦。

两个宫女径直走到万岁殿，又遇到王继恩这时也立在殿口，他望了望满天闪烁的星斗，对殿外的侍卫说：

“今天晚上天气很冷，但你们不可疏忽，天越冷，越要加强警戒。”

殿内花蕊夫人接过了汤茶，她也吃了几个板栗，口中火燥，就大口喝了一口，笑着说：

“太好吃了！”

“那你就多喝几口吧。”赵匡胤说。

“那不行，皇上今晚板栗吃多了，口一定很渴，我如果想喝，叫她们再送一碗不就行了。”说罢，花蕊夫人把玉碗送了过去，又笑着说：“你乖乖地给我喝下去，要听话！”

赵匡胤很舒心地接过玉碗，一汤匙一汤匙地喝着八宝汤茶，直喝到一滴不剩。

这时，王继恩走了进来，一张脸被冻得通红，禀道：



“晋王来了。”

赵匡胤想了想,对花蕊夫人说:

“你回去吧,今晚我有要事,明日再吃你的西川板栗如何?”

花蕊夫人说一声好,就退了出去,她一踏出殿门,就碰见了晋王,赵光义对殿外的侍卫们说:

“今晚,孤要同皇上商议军国机密大事,你们要立得远远的,不得偷听,要站到五十步以外,否则严惩不贷!”

花蕊夫人又暗暗叫一声“好”,却冷冰冰地与晋王道别而去。

这时王继恩又领着荷花等两个宫女退了出去,到殿外压低声音对宫女说:

“你们到三十步以外的地方侍候,今晚皇上要同晋王商议机密大事,旁人不得进来。”

他说完同赵光义交换一下眼神,然后点点头,也避开了。

赵光义犹豫了一阵,这才踏步走进了万岁殿。殿里头烛火不亮,但同炉火一道照得赵匡胤的脸红朴朴的。赵匡胤冷冷地打量了赵光义一眼,说:

“你的所作所为我都知道了,包括你亲手害死越国夫人。我一直不想把事情做绝,还特地为你修了水池,我待你不薄,你为何要篡夺帝位?”

赵光义脸色发青,镇定了一下,说:

“周世宗也待你不薄。”

“畜牲,你怎敢用这口气同我说话?”赵匡胤勃然大怒,骂道。

赵光义慢吞吞地说:

“你还是听我说,你已经没有时间了,你刚刚喝下了毒药,你难道没感觉?你的声音已经哑了,再过不久,你就没声音了……”

赵匡胤惊怒交作,他非止感到自己声音变哑了,而且肚里也隐隐作痛,又骂了一声畜牲。

“你还是冷静一点为好,我有大事同你商量……”赵光义说。

“你同我商量什么?”

“你升天是一定的了,但是现在你应该为你的子孙想一想。



五代以来，改朝换代，皇帝的子孙都不能幸免，这情形你不仅知道，你还干过。我不想做得太绝，只要你给我一纸遗诏，便保你子孙富贵平安……”赵光义叹道。

“你给我住口，你既然敢杀兄篡位，还要遗诏干什么？”

“这你也知道，我如果没有遗诏，这个皇帝是不好做的。”

赵匡胤用尽浑身的力气，拚出了一句话：

“好做！好做……”他感到自己的声音愈来愈嘶哑了，便咬牙切齿道：“你杀兄篡位，就想有好日子过？做梦！你肯定没有好日子过。”

这时，他才想到了侍卫，便往殿外冲去，想唤侍卫进来，但是，身体似乎浮动了起来，双脚不听使唤，勉强挪了几步，赵光义一伸腿，将他绊倒了。

赵光义麻木地看着地上挣扎着的哥哥，不禁自问：历来谋夺天下，都是如此吗？那……皇帝是什么？岂非连强盗都不如了？他又想起了小时候兵荒马乱，哥哥到洛河里摸鱼虾的情景。但是，他终是没有伸出手来，将哥哥扶起，却冷冷地说：

“我已经把侍卫都遣散了，你跑出去也没有用，周围的太监也是我的人。这只能怨你，太自信，太大意了。你输了，你不要不服气，你只能按我的想法去做，才能给你的子孙、妻子留下一条后路。”

赵匡胤爬到柱旁，依凭着柱子苦苦挣扎地站了起来，双手摸到柱上插的一把玉斧。他拨下玉斧朝赵光义砍去，赵光义闪一下身，躲开了；赵匡胤又赶上去，砍了一斧，这一下，刮破了赵光义的衣服，依然被闪开了。赵光义边躲边说：

“你不行了，还是想想我说的话吧！”

赵匡胤竭尽全力将玉斧掷了过去，但玉斧却砸在柱下的石础上，断裂了一个缺口。他不住地喘气，脸色变得死白，这才知道一切都来不及了，真是无可奈何。却闻赵光义说道：

“我说你不行了，不行就是不行，不要再试了。”

赵匡胤瘫坐在座榻上，望着铜炉中的炭火出神……



二

赵
光
义

荷花等二宫女立在庭中，留也不是，去也不是。走么，皇后先前可是交代她们来服侍皇上的；留么，花蕊夫人则不用她们在殿中碍手碍脚。两人商量了一阵，便决定立在殿前的广庭之中再说。

这时，东天的明月已冉冉升起，但今晚的明月实在有点怪，它冷冰冰的，当真是个冰轮，而且还向大地倾泻透骨的寒意，两个宫女都不住地打哆嗦。

朔风一阵紧似一阵，刚刚还是满天星斗，瞬间即乌云满天，且有雪花飘落，雪花越飘越大，越下越密，旋即为辅天盖地的大雪。

而立在庭中的两行戎装的禁卫，也蒙上一层厚厚的白雪，看去酷似皇陵前的两排翁仲。

风更紧了，雪更大了，随风旋转的大雪卷入廊庑，忽又转回庭中。

“好做！好做……”两个宫女听到两声厉喊，这是从殿中传出来的声音，似乎是皇上的声音。

两宫女吃惊地望着万岁殿，但殿门紧闭，看不出什么，但见窗上人影在暗淡的烛光中闪动而已，仔细再听，却又寂然无闻。

突然，又是“砰”地一声脆响。两宫女抖索得更厉害了，但职司所在，她们依然没忘倾听殿中的动静。

殿中一片寂静。

赵匡胤靠在坐榻上吃力地呼吸着，但头脑却格外清醒。从“陈桥兵变”黄袍加身到平定李筠、李重进叛乱；从收荆楚、服巴蜀，到征南汉、灭江南，所有大事都那间在脑中纷来沓至，大有争先恐后之势。其中每一件事当时都险象丛生，事成之后，又多么令人欢欣鼓舞，而今竟是刹那间的事！

记得两个月前，对，那是八月乙巳日，他同郭忠恕到开宝寺观看新刻印的《藏经》，顺手一翻，两行字遂横在眼前：

九



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
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！”

而今看来，当真要作“如是观”了！

他颇读书史，觉得古往今来，君主皆不足道，唯汉光武、唐太宗尚可。他们不杀戮功臣，当真大不容易。但唐太宗还是杀了自己的亲兄弟。他读《唐书》读至“玄武门政变”，曾朱批曰：“兄弟尚不兼容，何言泽被四方！”所以，他对开国功臣及义社的盟兄弟，皆以高官厚禄养之，虽然“杯酒释兵权”乃是出于稳定政局的需要，不得已而为之；但每见这些功臣朝见，他心中往往愧疚，并一次又一次暗下决心：朕宁冒万般风险，往后再也不轻易疏远亲近的功臣了！晋王乃亲近而又亲近的功臣，非大逆不道且又证据确凿，那就更加动不得了！否则，后人又会怎样议论呢？但是，万万想不到的，最终还是最亲近的人对他下了毒手……

他又想起五代中，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政权的更替，几乎全是最亲近的人篡权夺位。自己聪明一世，竟也糊涂一时，怎地对亲近的人一点也不设防？

这时，晋王又劝诱道：

“你下不下遗诏，其实并不影响我称帝……”

“那你又何必求我的遗诏？”赵匡胤有气没力地说。

“你下了遗诏……可保子孙、皇后平安，这是为你好！”

“人都死……了，还好什么？”

“你不下传位遗诏，我就先杀了你的孙儿国祥，我这就去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赵匡胤气若游丝，再也续不下去了。

尽管晋王赵光义出语穷凶极恶，但始终没有勇气正视他的胞兄；因为他是杀兄的凶手，他是盗国的窃贼，他知道自己正在作恶，虽然他不愿深思这些，但有关这些的思绪却如无数的小毛毛虫在他的心底蠕动。这种情形，在过去的一系列谋杀中也曾出现过，但从来都没有此刻搅得他不得安宁。

赵匡胤久久不再吭气，赵光义这才迟疑而又缓慢地抬起头





来,鼓勇正视一下被害的亲哥哥,但眼里却没有一丝怜悯,有的只是不屑的神气。他遇到的正是哥哥圆瞪双目、直勾勾地看着他的眼神!

观其眼神,令赵光义一下子想起当年军营中有一次杀羊的情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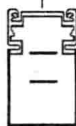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十七年前的事,他才二十一岁,刚入伍不久,还是个小军校,陈桥兵变发生了。当晚,为了鼓动士兵倒戈指向帝京,将军们下令宰羊煮酒。他也动手杀了一头羊,只是功夫不行,捅了好几刀羊还是不死,而一双羊眼却对准他直勾勾地看着。那是一双会说话的眼睛,似乎在说:我从来没妨碍你,因何杀我?你说!你说!又似乎在说:你欠我这笔血债,打算如何偿还?又好象在诅咒:你这恶棍,来日一定天诛地灭……总之,那双眼当真是藏有千言万语、万语千言!尤其是那尖利的眼光直是将你透心穿过,令人不寒而栗……现在,赵匡胤便如此看他!他似乎就是那一头临死的羊……

要死的人眼睛睁着,他是活人,却心虚地垂下双眼。为了说服对方,也为了说服自己,他开始反驳:

“皇帝是大家都想做的,要想作天子,势必杀人,没听说有不杀人的皇帝。

朱全忠为了当皇帝,背叛了黄巢投靠朝廷,后来又将唐朝给灭了,将皇室一千人不分男女老幼全杀光;后来又轮到他的儿子朱友珪杀他!朱友珪曾经对我说(他将洛阳万岁殿中的梦境当作现实):他杀父亲也不光是为了当皇帝,那也是不得已,因为他若不杀父抢夺帝位,那么,他弟弟一旦称帝,也容不得他,他是死定了。与其他死,不如旁人死!而后唐的明宗口称不愿为帝,终是取代了哥哥的皇位;石敬瑭是明宗的驸马,不也夺走岳父的江山?还将燕云十六州送给契丹人!刘知远与石敬瑭亲如手足,不仅夺人天下,还灭了石家;郭威是刘知远心腹,也将刘汉一窝端;你是周世宗的亲信,又何曾念情顾义?数十年来,凡想称帝的,都是依葫芦画瓢,你没有例外,我也照抄而已,你为何就这么想不开?你

赵
光
义





现在还是多为自己亲人想想，写几个字就行了，就四个字，‘传位光义’就行了……”

他边说边看乃兄的神情，有转机！皇帝脸现笑容了！赶紧取来文房四宝，磨起墨来。他一边磨墨，一边不忘安慰乃兄：我出此下策也是不得已，真是对不住了；但是人生在世反正都要死的，我保证：今后一定让嫂皇后不受任何委屈，一定让你的子孙永享荣华富贵，如有食言，天诛地灭！

他唠叨了一阵，便将笔纸递到御榻前，恭敬地说：

“有劳了！”

但赵匡胤没有反应，依然笑着；赵光义又道声“有劳”，还是依然如故。再仔细观察乃兄的笑容，笑却非笑，乃是冷笑，而且是僵化成永恒的冷笑，永远烙上他记忆之中的冷笑。他伸手试其鼻息，没有呼吸，再拔下几根头发放在鼻前试了试，确实断气了。

殿外的庭上有人打了一个很响的喷嚏，他大吃一惊：此刻如果有人闯进来，见殿中情景，只怕非节外生枝不可。他赶紧将哥哥抱上御床，脱了靴子，盖好了棉被，这才舒了口气。然后再从食厨中取出两付酒具，铺陈在几案之上，摆成一个兄弟喝酒谈心的现场。这时庭上又是一声喷嚏，他又吃了一惊，赶紧开门出殿……

荷花等二宫女见晋王出殿忘了关门，便移动被大雪冻得发麻的双腿过去关门，又见殿中依然炉火熊熊，便顺便入殿烤火暖暖身子，尤其是发麻的双腿，不烤恐怕要冻坏。她们觑一眼御床，见皇帝安寝了，便举动格外小心，生恐惊了圣驾。再看柱边的玉斧，竟然砸裂了一个大缺口，荷花顺手将玉斧插还柱上，隐隐觉得再待在殿中有点不妥，别的不说，单玉斧之缺，如果别人不承认，她们宫婢便该死了。但她们还是不能走，花蕊夫人已去，她们二人是奉皇后之命来侍候皇上的，走更不妥。

当想到自己的责任，她们就立即看到先前的疏忽：从殿堂中即可以直观内寝室的御床，内寝室的小门当然是没有关上了，而在这风雪交加的冬夜，寝室的门怎可以不关呢？皇上也真是——



下人忘了关门，自己何不顺手关上或唤下人关上也行，怎可让朔风直捣皇上的寝室？荷花一边想，一边快步上前关门；门尚未关，又见御床上的帐帷也没有放下，更不对了！她蹑着脚尖走到御床前，在宫灯的照耀下，皇上竟然瞪眼冲她冷笑！她一怔，放胆又偷觑了一下：皇上的眼珠略不一瞬，依然对她冷笑，但脸皮丝毫不动！

她惊叫了一声，冲出寝门。

另一宫女不敢动问，但看荷花的神态则是吓到了极处。

宫中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，还在去年，荷花她还陪着皇后去看刚刚断了气的越国夫人，今见皇上的脸色与当时越国夫人的脸色一般无二，便知是归天了；但这话她不敢说出口，仅结结巴巴、吞吞吐吐略说一二，另一宫女已吓得魂不附体。两人低声商量了一阵，又放胆进去再探。这一探，便确定皇上是死了。

于是，一人守在原地，荷花则飞奔到后殿坤宁殿去禀告皇后，并将事态的经过以简略数句说明了。

宋皇后很快就来了，她肝肠寸断，却哭不出声来，又问了几句，便清楚了。她娘家是公主世家，祖母、母亲分别是后唐、后汉的公主，历经五代无数的政变与起落，此刻一看一问一想，便知是政变正在发动。这时恰好来了王继恩，她当机立断，令王继恩立即到东宫唤二皇子德芳。

王继恩连吭声也不吭声，飞步转身走了。

历来不少帝王、皇后惯将身边的太监小覷，以为不过奴才而已；而这身边的奴才往往要闹大事，甚至影响国家的兴亡，对此，帝王、皇后总是不能引以为训，因为人的习惯总是看大不看小，对小人物掉以轻心，因而一败涂地。赵匡胤、宋皇后都看错了王继恩，而王继恩也将自己的真面目隐蔽得不露破绽。

这时，王继恩不往东宫走，却向晋王府急步而去。守卫皇城的禁卫先已获得小田玉的命令，今晚，凡宫中太监王继恩、窦神宝、李神佑，无论何时一律放行。

宋皇后左等右等，终不见德芳到来。她开了殿门准备亲自去

